



峻美互望

陈顺源

## 故乡已是春萌动

◎明思践悟

我的故乡在江海平原，濒江临海，是个四季分明的地方。立春以后，天气不再是凛冽的寒冬，隐隐间有了春的萌动。

小草从冬天的残梦中醒来，抖落肩头还没来得及逃走的冰雪，大口大口吸吮着初春暖阳。太阳高高悬挂在天空，慈眉善目，神采奕奕，仿佛听到小草呼唤，毫不吝惜地把光和热洒向大地。

在绸缎般温煦的阳光照耀下，小草们的队伍快速发展壮大，浩浩荡荡，迈着坚定步伐向着春天前进。它们沿着向阳岸坡不分上下、不分左右，一队队、一群群向四周扩展。不久的将来，故乡的岸坡、河边、道旁、土堆、农人的宅基上，甚至连那些老墙缝里都会有它们

的身影。

大地恢复了生机，那些酥酥软软的、或大或小的土坷垃，不再那么固执和生硬，不怎么费力气就能踩碎了。无垠的原野上，枯黄的麦苗披上了绿色的纱衣，衣袂飘飘，满目间，活力四射，那是大地积蓄了一个寒冬的能量，那是无数农人心里眼中的希望。

清澈的河流里，冰雪已融化，河水显得格外清冽，河面上偶尔会探出几个小小的脑袋，那是可爱的野鸭子，自由自在地在广阔的河面上嬉水玩耍。它们总是成双结对，在粼粼的波光中泛起层层涟漪。

鸟雀们是早春的信使，把天地叫暖。它们纷纷跳出来，或站在枝

头，细细梳理羽毛；或一展歌喉，时而高亢、时而低沉、时而婉转；或扑扇着翅膀，在林木间飞来荡去；或大胆地跳进农家庭院，小心翼翼地啄食，大饱口福。

龙年春节已过，农人们开始一年一度春耕大忙。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幸福，挥舞着锄头、钉耙，播撒着种子，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展现在眼前。沐浴着春风，他们的笑容也愈发灿烂起来，仿佛透露出对丰收的期望和憧憬。

春天的萌动是从哪里开始的呢？我不知道。不过我知道，在故乡的春寒里，那些尚未绽放却早在寒冬时便已凝聚于枝头的芽苞、那些被野火烧后由枯黄变成嫩绿的小草便是早春的鼓点。

玉兰一瓣

## 瞻仰史公祠

◎刘伯毅

初春二月，和几位朋友去扬州玩，因为瘦西湖、关东街、大明寺已去过几回，便有人建议去梅花岭，既看梅花，又瞻仰史公祠。于是，我们一行便来到了史公祠。

早在少年时代，就读过《梅花岭记》，深深为文中所记史可法忠贞坚毅的品质所感动。在我的想象中，梅花岭是一座巍峨的峻岭，在向阳的半山腰中，葬着史可法南望长江的衣冠冢。可到广储门外天宁寺旁一看，梅花岭不过是一个小土丘，是明万历年间，扬州知府吴秀修浚城壕，淤泥堆积而成，因在其上广植梅花，而得名“梅花岭”。但这并未使我过度失望，因为我所向往的，不是梅花岭的山高，而是史可法精神的崇高。

走进祠内，史可法塑像迎面而立，十分高大伟岸，不像明史记载的“短小精悍”，显然，设计者是带着强烈感情来塑造他心目中的英雄的。塑像上方是题写着“气壮山河”四字的匾额，塑像两边挂着郭沫若在1964年写的一副楹联：骑鹤楼头难忘十日，梅花岭畔共仰千秋。四周靠墙玻璃柜内，陈列着史可法的手迹和一些珍贵文物。史

可法的书法很好，草书行书都有，气遏行云，韵击流水，特别是他写给多尔衮的《复摄政王书》，深表春秋大义、社稷之情，一气呵成，让人想起文天祥的那首《正气歌》。堂内楹联甚多，都出自名家。如吴大澂的“何处吊公魂？看十里平山，空余蔓草；到来怜我晚，只二分明月，曾照梅花”，结合扬州风貌，写得有血有肉，贴切感人。

史可法本是一个文人，在明王朝危难之际，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衔督师扬州，以数千人马抵御十万清军主力，决心与城共存亡，并约定城破之时，舍生取义，由其嗣子史德威“成此大节”、苦战了十日后，城陷了，史可法拔刀欲自裁，由于诸将死死抱住而未成，史可法又瞠目大呼史德威，史德威痛哭流涕下跪不忍心，史可法被诸将所拥而行，当清军如林而至时，他主动暴露，大呼：“我史阁部也”，执刀掩护他人。被俘后，他昂头痛骂敌首而死，用鲜血书写了高尚的气节，也为文人树立了榜样。嗣子史德威遍寻史可法尸骨不得，便遵遗嘱把史可法的衣冠埋在了梅花岭上。

天下英雄大多悲剧，史可法一生始终被刷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。从他在老家河南的破庙偶遇左光斗那一刻起，他的生命就注定了要为中国的历史而燃烧，和杨家将、岳飞以及同时代的于谦一样，史可法也有昏君奸臣与之对立。一边是英雄欲挽大厦于将倾，凭了一身浩气，孤独地在前方为国家社稷拼命；一边是奸臣设陷阱放暗箭，昏君抱着美人听信奸臣。

梅花岭上，梅花含苞欲放，清逸幽雅，象征了史可法的气节历久弥香。气节乃做人的根本，就像一座山的根基，只要根基不塌陷，其峰峦就能巍然耸立。历史上，每到朝廷动乱、历史更迭之际，许多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人，虽位高权重，但不能保住气节。历史的筛选法是无情的，忠奸贤佞，终究被分离开来，那些叛徒降臣，虽一时富贵荣华，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而忠贤之士却星辰般辉耀光照在民族英雄的画廊，他们的高风亮节、浩然正气，为世代垂范。史可法虽没能守住扬州，却为我们这个民族树立了舍生取义、正气威武的魂魄，永远值得我们瞻仰。

走马天下

## 山茶红

◎戴春香

心窗  
片羽

初识张桂芳老师，是在伯元小学校园里。

2002年秋天，正逢小学六年级开学，我们从家里带上自己的劳动工具，参加学校组织的大扫除活动。女生们用铁锹除草，男生们负责捡拾运送，不亦乐乎。

“小姑娘，你热不热啊，要不要去办公室喝口水。”一句轻声细语在我耳边响起。我转过头：“谢谢老师，我不渴，我们得抓紧时间干活。”其实，我心里乐开了花，感觉好幸福。学生时代的我们，但凡被老师关心一下或表扬一声，着实能兴奋好几天。身边同学悄悄透露：“这位老师好像是被上级教育部门特地派到我们这儿的，相比之前的任职学校，她有点犹豫不舍呢。”

上课铃响起，我们兴高采烈涌进教室，等待校长视察班级，介绍任课老师。大约五分钟后，校长推门示意，健步走上讲台，向我们介绍语文老师——张老师。校长告诉我们：“张老师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、丰富的带班经验、优秀的教学成果，是从城镇小学——双甸小学转过来的，到我们班级任教语文课程。”我一看，这不是刚才在校园里和我说话的老师吗？仔细打量张老师：40多岁的年纪，中等个子，乌黑头发下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戴着一副斯文的眼镜，高高鼻梁下，一口流利普通话脱口而出，那声音甜美悦耳，好似电视台播音员的声音。张老师温婉地向我们打招呼问好，介绍本学期的学习课程，还有本年度最重要的小升初考试，希望我们按捺情绪、端正态度、铆足干劲、冲刺目标。我们被她真诚而充满力量的话语感动着鼓舞着，纷纷表示要埋头学习、摘掉“帽子”、力争高分。

六年级的时光短暂且深刻，跟随张老师学习的过程有压力也有动力，有汗水也有成就。

第二学期末，小升初考试结束，我们在那个初识的校园留下永恒瞬间。也是在那一天，我才知道张老师当初到我们这儿教学，离家路程更远，道路更难走。若不是心头那份炽热与钟爱，那份初心与本真，大概也不会来到乡下学校吧。但她来了，就在这儿扎根了，一心想带好我们。

这次我怀揣着那张保存已久的照片，驱车乡下，登门拜访老师。走进院里，红漆木质大门半掩着，一阵琅琅的读书声从门隙里传来。屋内坐着几个低年岁的孩子，正在张老师的引导下诵读诗词。眼前的她，两鬓青丝已成白发，眼角皱纹清晰可见，腰背开始弯曲，唯独清亮干净的嗓音一如从前。张老师关切地询问我目前的工作生活，关心我孩子的成长，教会我从容处世和工作严谨的心态，以及引导孩子的方式方法。

2016年，老师退休后，初心不改，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，发挥余热。她把家中一处房间整理成教室的样子，开办公益课堂，免费为村里的孩子们指导语文课程，传道授业解惑。从屋后到堂前，我紧拉着老师的手，心疼又钦佩，心中有千言万语，却不知从何说起……

傍晚，夕阳余晖落在老师家门前的山茶树上，含苞的鲜嫩可爱，露出几片瓣儿的娇羞动人，完全盛开着的明媚芬芳，似乎正用甜美的嗓音喊来万物竞秀的春天。